

## 火花、串珠、丁亥年秋

劉維詰

感謝導師伍維烈修士及會省培育組的安排，讓丁亥年團體的四位望會生<sup>1</sup>有機會在本年十月五日至十一月七日，分別各以半個月時間在到香港及陝西商洛體驗。這一個月的點點滴滴，實在很難以簡短的篇幅寫完，我們當中的葉書源，這次旅程累積了數位相片約一千張，體驗之豐富可想而知。

我並沒有打算寫成一般常見的遊記。在旅途中那顆「獵奇」的心，現在已經不再鼓動，旅程早已結束，現在是內斂及反思的時刻了。正如同在靈閱聖經時，常有感動的字句，人在旅途的體驗當中，也常會有一些觸動點，無論這些觸動是在當場發生，或是在事後回想時湧現出來；我寫這篇文章，是對這些觸動點做出「串珠」的動作。我將「人」、「基督徒」及「方濟會士」三方面的觸動書寫出來。這些觸動經過書寫，在「人」的這方面，是往跨人文學科的思辨及批判兩方面去發展，這種活動在骨子裡是以Aristotle「理論觀想」的態度作為典範；在「基督徒」的方面，主要範圍是在教會與信仰生活的方面，至於基督徒洞悉事物真相、本相之靜觀<sup>2</sup>則不是常常能有的；「方濟會士」的部分主要是在看修會的現狀與理想的差異，並關注未來的可能性。這些觸動在發生之初，更好說是一種靈光乍現的「洞見（insight）」，這是帶著特有背景的我個體，同旅途當地碰撞所產生的火花。

我將三方面的觸動，以夾敘夾議的散文體寫下來，還未完全達到目的；與人分享才算是達到目的。一般的遊記文體可能更適於與人分享，但我不認為我這種「串珠」不適於分享；我真正在意的是為生活帶來實際的建樹，為此我寧願犧牲文學性上的考究。為能讓閱讀能夠進行，我有必要加入一部分旅途脈絡的敘述。讀者除了同修會的弟兄、修道人，以及跨各宗派的基督徒之外，更有親友家人、昔日伙伴、多年知交，及人文學者，這當中有多人並不是基督徒，因此在必要時我將適度說明信仰的背景。

---

<sup>1</sup> postulant，預備進入初學の入會申請者

<sup>2</sup> 與Aristotle之「理論觀想」同樣是採用contemplation這個字，不過是教會古典定義下的contemplation；洞悉真相、本相是其中一個環節。

## 上篇

### 香港

#### 人

##### [ I ]

我該如何描繪所見的港九的人的現象呢？這對於當地人也不見得是個容易回答的問題，九龍的尖東同港島的跑馬地已是不同的人文景況，更不能拿堅道來同黃大仙比較。週六夜的藝術館前，皇后大道的雙層電車、渡海的天星小輪還未在我的知覺官能中淡去，竟然遇見一夥內地人在廣場一角唱著家鄉調。多元文化，同時同地並存，這是香港。

十月九日，在前往拜訪佳蘭隱修院（方濟第二會）的途中，我掌握住了一個整體感；駛往南丫島的船已經離岸，開始加速，港島高樓群在引擎聲中離我們遠去，我將心愛的 RSV 聖經置於膝腿，覆掌於其上，收斂心神準備要閱讀，在波伏浪跌中，有一剎那我意會到了港九的整體感，那是一種缺乏縫隙的擁擠，以及一種缺乏立錐之地的狹窄。人因應各種條件，塑造了環境，人為的空間又影響了人；若我在港島常住，莫非我心中將立滿了各式龐然巨物，且擁擠到缺乏縫隙？在這種環境下的人，停頓與空間是極為寶貴的，爭取時間的自主權及空間的餘裕，恐怕是社會流動的一股內在動力。

##### [ II ]

假設將香港交由中國人自行規劃，一些令人難以忍受的都市景況的出現，恐怕是指日可待了。我相信英國人在倫敦的發展過程中，學到了不少教訓，這些教訓對於晚期資本主義時期崛起的香港來說，應該是極寶貴的富藏。香港沒有成為令人難以忍受的地方，反倒散發出獨特的魅力，我以為這跟英政府的基礎建設、都市規劃、政令措施、教育及文化習尚有關，但願前英政府的眼光仍閃爍不已。

##### [ III ]

這次在香港的行程，主要是對方濟會<sup>3</sup>中華會省的香港區會，以及對於香港的天主教會，進行初步的認識；而平常的生活及禮儀、日課，是與九龍窩打老道方濟會院的弟兄們在一起。我並沒有機會針對香港的某特定區域，做業餘的田野調查。在香港接觸到的本地人，扣除掉楊炎、允恒兩位弟兄的家人，主要是在修會、教會、學校（由方濟會興辦）校長及教員職工，其餘的則是在搭乘地鐵、雙層巴、電車，甚至是天星小輪等等...時，以及在餐廳，在人行道上，有緣相逢插肩而過的。在這種情況下，我不能說對於香港有什麼瞭解，不過，平常在泰山會院與香港弟兄共處的經驗，多少也有了印證機會。香港人相較於台北人，精神壓力大，這大抵是因為在英政府統治下，本地人要得是更優秀的方能有立足之地；香港本地也能提供培育的條件，高等學府林立，當中的香港大學某些排名，已經超越北京大學。

#### [IV]

中環在香港佔有核心地位，但卻不是我定義的核心。我所定義的核心是隱晦的、精神的、靈性上的，是沈思的，能讓人重新估量自己在萬物中的位置及地位。鄰近理工大學的歷史博物館（與科博館同體共構）是我定義的核心，這個核心能均衡商業、效益及效率取向之另一個核心。歷史博物館常設展「香港的故事」，從地質學、生態學、考古學、人類學、政治學及經濟學角度，看香港的演進變遷，當中最震撼我的是在地質學部分。原來香港的地層，曾經歷軟泥堆積、火山運動、冰河期、地層擠壓等等洗禮，這些歷程動輒以億為單位來計年，原始人在香港活動，則是非常非常晚才發生的事；將適於建造高樓的香港花崗岩地層，與軟泥堆積階段做出對照，一種迴返本真的時間感才被打開，讓人不致於將眼前的堅硬高聳錯當成永恆。在「世界」的歷史中，人的出現不過是一天當中的最後一秒鐘（尚不足一秒），這為大廈林立、分秒必爭的香港地區來說，實在是極重要的訊息...這訊息與發展的可持續性有關。

#### 基督徒

#### [ I ]

---

<sup>3</sup> Order of Friars Minor，即小兄弟會，簡稱O.F.M.，會祖是亞西西的聖方濟（St. Francis of Assisi）。1223年11月29日，教宗何腦略三世以Solet annuere批准第二會規。

從外部看，在香港的天主教會攻佔了許多重要地標，這些據點主要是學校、醫院、慈善機構，以及堂區。這些據點常給人一種信譽卓著、聲望良好的印象，以明愛中心為例，在堅道主教座堂對過，有整幢的大樓，而明愛的 Caritas 標記，也在全港不少角落放射著紅色的光芒。

天主教會只是基督信仰攻佔港九城市的其中一支。我們還可以看到聖公會、信義宗、衛理循道宗、中華基督教...等等，甚至於是東正教的蹤跡。如果願意，在港九做基督信仰博覽，這因為地域範圍較小而成為了極方便的了；我便曾參與正教會的主日彌撒，還結交了新朋友。就算是在天主教內部，也感受得到多元的氛圍，長沙灣學校週六傍晚的特利騰拉丁彌撒<sup>4</sup>已經被提升為正式的主日提前彌撒；該團體運作已經有五年，當中主要是由年長者及青年人，目前負責主禮的是李毓明神父，他老人家是方濟第三會成員。

## [II]

一地的教會發展成熟與否，還要看當地隱修院的情況，以及神修性服務的可能性。為港九這麼忙碌的環境來說，隱修院實在是一種獻身生活的標記；目前在大嶼山有本篤會改革派的熙篤會神樂院，在南丫島有方濟會系統的聖佳蘭隱修院。這兩座一男一女的隱院，老早都出過了本地聖召，只不過在聲色犬馬的當今，更需要青年人的加入。在神修服務上，因著方濟會香港區會年避靜（不對外開放）之故，我在上水的聖保祿樂靜院體驗到了神修服務在空間及設備上的一種可能性，該院修女服務的周到實在是值得學習的<sup>5</sup>。

## [III]

基督信仰不應只停留在念幾串經，唱幾首聖詠，參加幾個善會，做個好人好事代表而已。我們的信仰之內在精神是什麼？根源何在？本原又是什麼？耶穌基督其人其事作為一個末世學的事件，有哪些蒙昧不清的描繪仍如同神話一般，在我們的宗教生活中起著跟時代脫節的作用？又有哪些神話能在廓清之後，真正激發出純全的信德，而引導我們達到圓滿年齡的程度呢？這些話是在說教會不可缺乏神

---

<sup>4</sup>（即背對教友行祭的，四十年前的梵二大公會議禮儀改革前的彌撒）

<sup>5</sup> 我以為樂靜院的服務水準可以跟彰化靜山做比較

哲學研究及培育，不可缺乏真正靜觀的精神。外在形式的教會，經過了傳油，要往思辨的（speculative）教會發展；教會在祭台，也在圖書館、講台及研討室。教授們在圖書館一角寫論文，可以把研究的風氣，從自己的房內帶動到公共領域；那一天我們去參訪聖神修院，在圖書館遇見了正在做研究的黃鳳儀修女。在目前，除了教區修生及修會會士外，聖神修院也順應時代潮流，開放給真正有心攻讀的教友來學習。

在香港教區，慕道者講授者也要先具備有足夠的訓練及考核，這能避免濫竽充數的情況發生。慕道者講授有專門的培訓，主日學亦同；台灣的教會常採用香港的慕道者及主日學教材，這是說在教友的基礎培育，及教理的函授方面，香港有值得借鏡之處。

#### [IV]

在港九的第一個週六夜，在人民大會堂前聲援緬甸僧侶的活動，讓我看見了教會的正義和和平行動，這屬於社會參與的一環。在場的有新教及天主教的牧者出席，亦有佛教僧侶列席，群眾不算多，不及百人，但不少人有主動發言；有些發言是在講述自己的意識型態，這固然不可取，但其勇氣卻能鼓舞人。聲援緬甸的活動給我一個帶有臆測性的印象，那就是這種行動在香港應當不是特例的、罕有的，是一種普遍能接受的行動。

#### [V]

如何提高教友多方面的主動參與，是教會有關人士常在想的問題。九龍慈雲山的聖文德堂彌撒中的奉獻禮，我以為值得一提；該奉獻禮一反常態，改由每位教友起身，像領聖體時一樣的依序列隊，到祭台前投下獻儀金。我相信身體的動作能影響人的意識，在起身去奉獻的過程中，教友可以默想自己能夠，及願意奉獻給天主的是什麼，並且被暗示要「起而行」。

在香港有非修道人經營的公教書店，那是由教友開辦的。這方面應當是有市場結構的因素，不過教友自發性的因素也不容忽略。

我沒有詳細調查香港教友有多麼主動。不過，香港教友的主動，我以為跟英系教

育有關。台灣受日本及舊中國影響，在基礎教育時強調要乖乖地聽從師教，但英式作風是強調師生互動，鼓勵學生發表意見。我們所受的教育，難道不會影響到信仰生活嗎？

## 方濟會士

### [ I ]

在南中國海一帶的台、港方濟會，同屬於中華之后會省，香港區在晚近成立為孟高維諾（元代時首位來華的天主教傳教士）區會。就算在狹小的台灣，台北、桃園及台南新營的方濟會都各有不同面貌，這大抵跟過去的比利時、義大利及德國傳教區的劃分，以及南、北台灣的差異有關；南中國海另一邊的香港，當然同台北泰山有所差異。

香港弟兄團體給我的印象，如同窩打老道會院一般，小而精緻。大願弟兄不多，彼此分擔及各自負責的工作量頗多，往往一位弟兄身兼數職，所忙的不外乎是東亞合作、修會事宜、修道培育、教區輔佐、堂區服務、神修指導、青年牧民、撰寫專書、精研學問、學校使命、藝術創作，及學院講座等等。在港的弟兄多身處壯年，都予人幹練及學有專精之感。方濟會生活有兩個幅度，即院內靜修與外出宣講，窩打老道會院給人一種堅實的感受，像一座堡壘，讓會士們在外出宣講前，充分地妥善準備；窩打老道會院大隱隱於市，合理而適度的門禁與會院管理，的確能幫助會士們做到院內靜修，但卻不是方濟會生活最該強調的。

### [ II ]

香港區會另有一座位於港島渣甸山的會院，那便是思高聖經學會的所在地。

方濟會為中華教會提供了什麼樣的特殊服務？山東、山西、陝西、湖南、湖北五個省的傳教及修院培育工作可以是一個回答，為重禮教而拘謹的中國人帶來了自由奔放的方濟精神，也可以是一個回答；這兩個回答，同聖經工作相比較起來，有一種不成比例的縮小。華人教會一直沒有屬於天主教正典（*canon*）的，譯自於原文的，兼具學術性、精準度及文采典雅的完整版本聖經，直到 1968 年聖經學會的《白冷聖經》出版為止；將天主教聖經翻譯為中文，是方濟會在華工作的

首要特徵，而五省的傳教事業及自由喜樂的方濟精神，是這項使命的前奏、溫床與催化。

如果使命已經達成，聖經學會便可以成為歷史，但目前使命仍未完全實現。從1935年五月十一日，雷永明神父開始在夜裡翻譯聖經開始，這使命已踏上實現之途。約在1941年時，因北平軟禁導致的譯稿喪失，只得重譯，但有五位方濟會士加入工作行列。1945年八月二日，思高聖經學會在北平成立。1948年遷往香港。1961年譯經完竣。1975出版《聖經辭典》。聖經工作的使命還包括有聖經譯本的重新修訂，聖經研讀的推廣，聖經靈修的培養與學術研究的鼓吹，故仍有相當長的路要走。目前有多位學有專精的在俗教友投入工作，亦有不少在學會外的合作伙伴。思高的多位前輩在近幾年陸續過世，其景令人感傷，但我相信一個團體若已經形成典範（paradigm），那麼這些前輩們就常與我們同在。

思高聖經學會不單只是一個工作取向的機構，更在基督徒成聖的運動中報捷。雷神父堪稱是亞西西聖方濟的真實神子，他的熱忱與榜樣仍在我們之中發生著效力。他的遺骨在出生地所在的西西里會省的要求下，已經遷返，目前在渣甸山庭院一側的只是墓碑。其棺槨經劈材、密封處理後，存放於他生前最後歲月住過的房內；而他在團體工作間所使用的書桌，多加上了一件聖像，畫面正是該書桌的原使用者。敬禮聖者的遺物，不是要迷信物質帶有神力，而是在提醒，聖者的成聖是將福音從心靈擴展到肉體的過程，是把信仰從思想落實到具體生存情境的過程；但願有更多人密會雷神父的精神，從而勃發出對天主聖言的神聖渴望……。

### [III]

有人抱持這種看法，那就是住到像廟街這一類的地方去，成天跟他們混在一起，逐漸地感動他們，這較為合乎方濟會士的身份。有人可能會說，香港兩座會院的座落都是高級地段，我們成為了在富翁當中的小窮人。聖方濟愛好與人為友是不限定特定階層的。兩座會院乃因有恩人資助而能使用，在高級地段居住並不能反映出方濟會士的心態。可是，若弟兄們對於自己真實的身份沒有足夠的認清與認同，將受周遭環境影響，成為了喪失真實身份的修道人。

基於不同的心態，方濟會士以不同方式來使用空間。小弟兄不會像本篤會士一

般，四處尋覓福地，落腳後久居不遷，小兄弟也不會像那些荷里活影視明星一般擁豪宅開派對；四海都是小兄弟的會院，小兄弟不應困守在孤島般的會院內，小兄弟要對外廣結善緣，且適度開放使用中的會院空間，與人共享聖堂、祈禱所、神修中心與獨修地。但願真有人來拜訪方濟會院時，心中燃起神聖的渴望。

## 澳門

### 人

從中環港澳碼頭上船的旅客，在初抵澳門本澳時，能感受到頗大的落差；這裡不是金融中心，也不是高等學府林立之處。早在十六世紀，西洋勢力便已進入澳門，為何在發展上卻是相對落後？我沒有心力去做詳細的考察，但大膽臆測，葡國在殖民經濟體系中的趨弱，殖民政府的作風，缺乏深水良港及足夠的腹地，是相對落後的因素。

如果說盎格魯·薩克遜積極冒險的作風，外顯在港島的繁忙當中，那麼澳門給我的印象，像是一位在樹下發懶瞌睡的南歐騎士。港澳兩字常同時被掛在嘴邊齊呼，卻各自有不同的命運，當港島的經濟與大廈在前頭拔尖拔高時，澳門彷彿成了後花園，供人休憩賞玩。值得玩味的是這座後花園具有一種矛盾，那就是浪蕩（賭博、色情）與虔敬（聖堂）共存。

### 基督徒

十月十一日白天，我與楊炎、書源一同參訪了本澳的八座聖堂，這是我們停留澳門的短暫時間。我們到過老楞佐堂、聖若瑟修院聖堂、聖奧思定堂、玫瑰堂（含文物館）、主教座堂、安多尼堂、墳場聖彌迦堂，及東望洋雪地聖母堂。我們也去了聖保祿堂廢墟，及俗稱的「大三巴」，且在聖藝展覽館旁的殉道者厝骨處以齊唸「信經」來宣發信德。

參訪當日並未遇上主日天，我們沒有機會看到本澳的教會在主日天的情況。我在這些奠基於十六世紀，於今被納入聯合國教科文世界遺產的美輪美奐的聖堂裡，產生了一種直觀；我從外部事物的細管子窺見到的、經驗到的本澳教會，是一個遺跡的教會，其建築物比較像是放在博物管理供人瞻仰的物品，不像是基督徒熱

絡往來的祈禱、聚會場所。我所感覺到的冷清，不是因為聖堂內少有基督徒走動，而是在於聖堂內的氛圍，是很久沒有舉行過真正誠心的崇拜活動了。

我的直觀在當場得到粗略的證實。我問楊炎是否也對「遺跡的教會」這觀點有同感，他說是的。此外，澳門在十六世紀時已接觸到天主教會，照常理來說應當是能夠派出大批的傳教士往異地去服務，但實際的情況卻不是這樣，提起來自亞洲的海外傳教士，有越南、菲律賓、印度及南韓的，就是沒聽過有澳門的。後來，「遺跡的教會」之直觀在窩打老道會院我的 a 牌電腦上，得到實證數據上的證實，八成的澳門人信奉民間信仰，基督信徒約百分之一。

這些建築物讓我感受到一種巨大的不均衡；聖堂歷史久遠、規模宏大，但教會的發展卻裹足不前，在當地的宗教環境中顯得孱弱。我也問，「天主教給澳門人帶來什麼，留下什麼」，難道就只有這些世界遺產，一間耶穌會起建的大學，以及當地頗為普遍的中葡通婚？澳門教區在近代是遠東第一個主教區，各修會在這裡也曾有不少貢獻，但目前的景況卻讓人心生「帶來了什麼？留下了什麼？」的疑惑。

若我是澳門人，我如何看這些聖堂？若我是十九世紀中期的澳門人，我家可能有媳婦是葡國女孩，我卻覺得那些聖堂是會講葡萄牙文的人去的地方，不干我的事；若我是一九六〇年代的澳門人，這些聖堂給我的印象可能是有很多的傳說，有很多繪聲繪影的夜半故事，是跟祖宗有關的，為我現在的生活沒有很深的意義。

鬼魅的氣息往往在古蹟翻新時一掃而空。問題是，普遍的澳門教友的信仰，是否業已除魅革新？一種習於傳說的信仰型態，不會是一種強調更新與成長的基督徒信仰型態；這是因為傳說不講求真實，而基督徒的生活卻要在神的眷顧下，「成為真實」。澳門教會若要突破現狀，必要擺脫這些遺跡的陰影；回歸基督徒的信仰核心，是超越的泉源，能讓宏偉的聖堂真正成為祈禱之所。燒掉那些傳說小故事吧，拭去聖經上厚重的塵埃，「拿起來唸」！

### 方濟會士

「花王堂」的主保聖安多尼是方濟會的大聖師。在造訪過的幾座大堂裡，我們看

到有幾件方濟會聖人的雕像。這些是目前方濟會在澳門可見的標記，幾世紀前小兄弟們的足跡都已走入史冊，成為少為人知的檔案了。香港區會已故的梁雅明神父是本籍的澳門人，但他加入小兄弟會之後，澳門已不再是他主要的活動場域：謝華生神父原為澳門教區修生，但他申請離開而轉入小兄弟會，也可以說跟澳門脫離了關係。

我不知道當地人怎麼看這些能讓人誤以為天主教實行多神崇拜的雕像擺設，不過，若有人將聖安多尼當作婚姻的「守護神」，我一點也不會驚訝。誰能為當地人指出，聖安多尼對於他被當作守護神來迷信是會感到極為厭惡的呢？跟他穿同樣的棕色會衣的小兄弟們現身講法，可能具有說服力。

宣道者見到了澳門的現況，很難不大燃心火。道明會士常問，「誰是我的庫曼人？」，換作是方濟會士，也能以同樣的口吻說，「我要往我的摩爾人那裡去」。同澳門的賭博、色情（二者都對婚姻不利）的惡勢力周旋，需要有殉道的勇氣，以及超乎常人的智慧。

## 下篇

### 商洛

#### 人

##### [ I ]

我並不是首次去中國大陸，但到廣袤的內地是頭一遭。或許是自小在四面環海的狹小孤島上成長，「想放洋冒險去」這樣的渴望是老早已埋下種子，有了適宜的環境、時機，就迸發出綠芽。

當韓國籍的申修士，開著九人座載我們離開西安的咸陽機場，駛上高速路，往陝西省東南部的商洛去時，「遼闊」是我第一個能說出的感受。這種遼闊的感受，有助於激發出冒險的動力。相對於台灣西部平原的狹窄，左右兩緣的邊界是可以憑肉眼測度的；在陝西（是台灣的五倍大）任一處的原野望去，過了這村還有那城，翻過秦嶺還有太行山，一眼望不穿，陸地盡頭處的海濱很是遙遠。

我們仍舊是住到了一座「孤島」上，那是商洛市的「仁愛療養院」，服務的對向是已經轉變成為陰性，但被中國官方視為必須隔離的麻瘋病人。正因為隔離措施，在偏僻深山半腰處的病院一直是處於孤島的狀態中。這座孤島，一點也沒帶給我窒息的感受，反倒讓我敞開心胸，體會到自由。

##### [ II ]

為長年住在富裕地區的我們，第一件得去面對的問題便是與沿海地帶頗有差距的物質條件及生活習慣。

拿廁所來說，我們工作人員在病院內的居處已經有了坐式抽水馬桶的設備，不過施工做得不好，地板會積水，使用者也不用心維護衛生，在初次如廁後我皮膚發癢。遇到這種情況，我懂得了兩件事，一方面是我認清了自己對於衛生的要求為何，另一方面，則是如何配合當地條件，做出調適。原來我的衛生考量是在於預防疾病傳染，以及該空間給我的感受兩部分；在配合環境條件這部分，我以為坐

式抽水馬桶超出了當地水準起碼二十年，在這種情形下，施工不良、狀況不佳是  
想當然，於是，我做出後退的選擇。當雙足第一次蹲在改良過的，只有一側斜頂  
屋棚的，地面乾爽周遭通風的「狹道滾坡式」茅廁之上時，我覺察到自己適應環  
境的彈性，由此我感覺到一種自由。

### [III]

照我兩週的觀察，在這座孤島裡的院民，彼此間的相處頗為融洽。除了一張在玫  
瑰樓一樓公佈欄上的「打架事件處理通知」外，我未曾聽聞他們有過衝突。我以  
為同樣的遭遇，讓院民彼此間的關係不同於平常的安養中心。一般的收容機構，  
鮮少收容必須隔離的院民的，但癲瘋病是中國官方不願意讓世人瞧見的黑點；將  
病院建造在深山裡藏起來，便是他們的作法。癲瘋病人的遭遇，就是要在世界上  
被人遺忘。

在這自成一格的世界裡，大多數的院民一點也不像是病人，除了幾位動過截肢手  
術，以及幾位面容、眼睛有毀損的院民外，其他多數的院民在經過醫療之後，幾  
與常人無異。與院區外「正常人」的相異處，是在跟他們相處時，不會感受到人  
與人之間的勾心鬥角。

### [IV]

我們四位望會生投入在工作人員的行列中，與整座療養院的生活節奏一同呼吸。  
除了每天三次為院民打飯、送餐及洗碗之外，每天有五小時的上工鐘點。在第一  
週，我們主要做體力勞動工作，像清洗水塔、整理墳墓、收拾工地、篩細沙，及  
搬運蜂窩煤等等，第二週則有清洗繃帶紗布、院內清潔、換洗床被單、清洗食具  
等等。當有突發狀況時，我們也就成了負責人申修士的助手，一天有位老奶奶骨  
折，我跟允恆便在旁協助送醫。

工作人員當中，有山西太原「七苦聖母修會」的一位暫願修女及兩位初學修女，  
初學導師也曾經到過院區，與我們一同生活、工作了一週。有幾位年青人，當中  
來自貴州的，年僅十九歲的雙雙弟兄，許多的粗工細活都會幹，也有一個還未領  
洗就想當神父的河北任邱小伙子，他打算在不久的將來到西藏去一趟，有仍未放

棄修院聖召的內蒙漢子。有來自韓國的志願者及修女，該志願者參加了方濟青年團體，該修女專責配藥及換藥。有「主教派他來的」廚子老王，是典型北方的豪邁大漢，心直口快，咧嘴呵呵笑。我們這群人常與院民打成一片，跟毛爺、弟弟、馬丁子爺……等等好弟兄一同勞動。另外有一群工作人員是不同院民打成一片的，他們是官方的醫生。我們常看他們穿著白袍白帽，把自己包裹得緊緊緊，問診時，站在院民住房的門外，探頭進去大聲問話，一副害怕沾染不潔的樣子。

當我們工作時，院民也愛加入我們。有些男院民，大概是在患上麻瘋病以前是出色的勞動者，有時在我們做粗工時，他們也貢獻出了幾十年的本領，做得比我們這些文弱書生快且好。有時，當他們與我們一同工作時，我有一種觀感，我以為他們在勞動當中證明了自己仍然是世人當中的一夥，藉由勞動，他們重拾了往昔的自信。當尊嚴遭到剝奪時，人會努力地再將它奪回來。

## [V]

一般提到為麻瘋病人服務，總是令人聯想到替他們抽吸膿污的畫面。這種服務我們並沒有機會做到，四位望會生沒有一位是專業醫療人員。我們的服務較多的是間接性的服侍病人，至於直接性的服務，只有為他們打飯、送餐，以及環境清潔的工作。

人在機械化的勞動過程中遭受了「異化<sup>6</sup>」。馬克斯的思想反映出部分的真理，我以為在從事機械化的工作時，常忘記了工作的目的為何。我常在為院民洗滌碗盤時，只專注地做著冷冰冰的工作，腦海中卻浮現不出任何一位院民微笑的臉；這種異化的狀態，在一次我替行動不便的老奶奶送餐時，遇到了逆轉。相對於不鏽鋼碗槽、餐車、餐盤的機械式的冰冷，食物與老奶奶的手是溫熱的、軟的、有血肉的；當我真正地將老奶奶當作是個有位格、有尊嚴的人來服侍時，她接過呈滿食物的鐵製餐盤時，整個人表現出一種溫熱的滿足。

整個療養院是位麻瘋病人而設的，而院區裡真正的靈魂人物也是他們。這些人的活動讓整個場所有了生氣，而他們每個人共同的的特殊命運，讓他們有了一種劫後餘生的知足，以及一種在遭難時人較易學會的渺小。對於這些院民，我們不但

---

<sup>6</sup> Alienation

不該躲避，反倒要多加親近他們。

## 基督徒

### [ I ]

主日天是我們離開院區，往城裡去的時候。療養院所在的地方，介於丹鳳與喬州之間。第一個主日天，我們到丹鳳本堂，七天後造訪喬州本堂。

對於講究歌詠團要有「美聲」，以及愛講高深道理的中產階級來說，當地本堂的現狀實在是一種挑戰。教友們在彌撒前念經，其聲調像是在念佛，在禮儀開始後詠唱聖歌，像是唱大戲給對面山頭的人聽，正祭時舉揚聖體，喬州堂用管樂及大鼓急奏〈聖體好〉這歌，把上街遊行的陣仗搬到了屋內咆哮。不過，天主看的是什麼呢？這些教友主日進堂的行動，是名符其實的朝聖；他們當中有許多是住在偏遠地區，爲了參與主日彌撒，天微亮時便要動身趕路，走上三、四個小時甚至是更久，這也是爲什麼彌撒常是在正午舉行。艱困的環境反倒激發出信德，這說法又再次得到印證。

然而，在融入當地現狀的同時，也不是不能在提昇水準這方面，取得相對的平衡。當地的信仰培育仍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舉個例子，梵二大公會議已經閉幕四十年了，但當地的教導仍停留在「天主賞善罰惡」的層次上，這種強調罪與法律的觀念，讓許多教友不敢去領聖體（卻又不去辦告解），以爲凡領聖體前都必須先辦神工。如何讓教友明白，「天主賞善罰惡」是真確的，但天主的慈愛是更大的呢？我以爲得先從當地神職界、修會、本堂修女的再培育做起。

### [ II ]

在療養院裡，要上工的日子是沒有平日彌撒的，也沒有領受基督聖體。然而，天主就不臨在了嗎？

我一向對於「在弱小者身上看見耶穌」這類的講法，有接受上的困難；我以爲這種話只是一種口號，犯有一廂情願的嫌疑，並利用服侍弱小者的機會來滿足自己追尋天主的企圖心。不過，天主有時候會出其不意地，在微末的利他性服務當中

臨在。

我在送餐服務的無意之間，體會到天主的臨在。某天早晨，我與楊炎一同進行例行性的送餐，我做這工作的感覺像是在盡一種義務，既不講什麼高深論調，也不是熱情洋溢的，也不以為自己在行什麼善事。當我捧著 X (某男院民) 的那一份，走過穿廊，來到他房內時，他捧舉著不全的雙手手掌，向我稱謝；當我將早餐放在他床前的小桌上，好讓他食用時，他竟然取出三片餅乾，遞給我，作為他的答謝。我勉為其難地收下，道謝了，在離去時（我記得是當他的面）吞嚥了他的美意。他捧舉手掌時的臉是那麼慈愛祥和，帶給了我一種平安，他的臉讓我聯想道出這話的那一位，『你們為我最小兄弟中的一個所做的，……』。我微小的服務竟收取了那麼大的回饋，這讓我很是驚訝。

要在弱小者身上看到耶穌，首先，不要以為自己是在做什麼偉大的愛德工作……。

### 方濟會士

#### [ I ]

踩著方濟會前輩們的足跡，踏上他們曾經流血流汗的傳教區，有什麼感動？

我不是個情感澎湃的人。我在這事上看到的是因果關連；「耶穌聖心方濟傳教女修會」這個年歲約一世紀的修會，其修女已散佈於七個省，如果這樣的發展算是豐碩，那麼我相信是前輩們灑下的種子，在歷代苦難的澆灌下，開花結果。書源跟我分享說，他以為這些修女，是為將來小兄弟們的重返在鋪路。

不過，現在的當地教會，不可視作當年的傳教區。當年為建立起傳教區而採用的一些手段（如神職主義的優先考量），不能真正反映出小兄弟會的真正理想。我們當效法他們的熱忱，參與當代的腳步。

#### [ II ]

方濟會士真實的身份是什麼？

擁抱癲瘋病人其實不是方濟會士的專利，這樣子的事連沒有宗教信仰的人都做得

到。擁抱時的態度才是區分的關鍵，按我所學習的方濟精神，小兄弟不是要悲憫他們，不是要解救他們，而是要在與他們同在，並給予微末的服務時，體會到自己也跟他們一樣，是這個世界的邊緣人。

我還記得幫那些已在地下安眠的院民，清理他們的墳塋時，心中的感觸。他們的墓碑是一堆石頭，他們的名字也沒有任何標示，以致於哪一座是誰的，都還有待院區的長者來確認（申修士已準備為他們立墓碑）。在生前，連持有身份證的權力都遭褫奪，死後還沒有墓碑，真的是這世界的邊緣人；方濟會士，有事業有會院，但奉聖方濟為圭臬，他脫離了中世紀亞西西城的體系，成為沒有身份的人。方濟會士與院民相遇，無論在世或已亡，可以在身份的這件事上做出認同。

方濟會士的身份，是行走於這世界，但不屬於這世界的基督追隨者；為世界來說，他們算是死了，他們卻在耶穌派遣門徒兩兩結伴外出宣講的事情上活著。

## 西安

### 人

西安與喬洛真是有很大的落差。喬洛的夜裡有滿天繁星，且能看見星雲，而西安則是漫天塵煙，晴天都變成陰天。當車翻過了秦嶺，看到一片暗晦時，頓覺回到了滾滾紅塵。

這裡是不是真如賈平凹的長篇小說《廢都》所寫，是一個封閉故舊的頹圯古都，以致於人只得在最為本能的事情上展現活力，而頹廢地生活著？這事我不得而知。不過，我感受到這城的文明有待提升，二十五人民幣可到之處，計程車司機硬要收三十，還夥同同行威嚇，表明二十五元生意沒人要做。

這個號稱有千萬人口，實則為七百萬的內地大城，這一次沒有機會詳加瞭解。但按目前的趨勢，未來的機會絕不會少。

### 基督徒

為天主教徒來說，在餐館裡與修會弟兄聚會，卻不能叫出「神父」的稱謂，實在

不太習慣。這事情倒不令我感覺到恐懼，而是讓我看到當權者的恐懼。爲什麼要害怕天主教？我寧可相信是政治因素，而不是畏懼真理。

### 方濟會士

以目前的客觀環境，西安的弟兄團體很難對當地社會，施展其影響力。

西安不比喬洛，小兄弟能提供的服務也有所不同。西安有多所高等學府，小兄弟爲何不去進駐高等教育機構呢？方濟會在二十世紀創辦了米蘭聖心大學，在中世紀、文藝復興及近現代，都對學術界產生影響力。無論是神學或人文、自然科學，能引人走向真理，就能爲天主鋪路……我以為西安的高等學府可以是小兄弟的路。

## 結語

當台海的濱線白浪，隨著飛機的下降逐漸清楚時，我感到一陣惆悵。這倒不只那種在孤島上特有的窒息感，又再度臨返我身而造成的，要返回到日常生活（以及台灣紛亂的世局），才是主因。

人不能每天都在旅行，但需要旅行，旅行為生活注入了心血，引入契機，帶來改變。如何帶著旅途中的火花，返回到日常生活，實在是一種邀請與挑戰。藉著對於感觸及火花的書寫，能讓思維得到澄明與深化，並且開出多條道路；我以為有一條道路，是將心靈的火花，轉變為革新的力量，在日常生活中實現出來。